

## 酒後主語

### 七 違礙字樣

不知怎麼的，做書或文章的人總喜歡用「違礙字樣」，多的連篇累頁，少的也有一句半句，有的擾亂治安，有的則壞亂風俗，更足爲人心世道之憂。維持禮教爲職的政府對於這些文書不能不有相當的處置，這是很明了的事。其辦法有二，一是全部的禁止，一是部分的刪削。禁止，便如南開中學之下令沒收情書一束等五種「淫書」，是很干脆的，但也就很簡單，沒有什麼花樣可說。刪削，可就大不相同了。在清朝有所謂抽毀的辦法，或者更寬一點，變成存文而除名，我曾見一部尺牘中有幾封信的作者是三個方框。「洋務」我本不很熟悉，但看丹麥勃蘭台思博士的紀錄，覺得俄帝國的方法倒是頗有意思的。勃博士往波蘭去，攜有好多法文書籍，入境時被該管官廳拿去檢查，後來領回一看，有許多地方都被用墨塗得「漆黑一團」了！據說這還算是好的，因爲背面的一頁都可以看，有些是用剪刀來剪，把背面不違

礙的話也附帶了去。日本除了在他們眼睛裏看去是「赤色」的以外，原文的書籍似乎不很禁止輸入，雖然山格與斯妥布思兩位女士的大著聽說是不准上岸的。文學方面就是所謂「自然主義」的小說也還寬容，可是，在譯本上就大大的不然了。大約是內務省警保局所管的罷，有專門檢閱的官，拿起硃筆來在印刷樣本上一抹，這一部分就不行，若想平平安安地出版便非把牠刪去不可。有些譯本自然就刪去完事，有些却不贊成，因爲主張忠實于原本起見，乃改用「伏字」，于是讀到一處，其文爲若干點點點，圈圈圈，或义义义；其數與逸文相等，旁邊仍有標點符號。有一個時候忽然神經過敏，連「子宮」都不敢或准寫，（自然不是小說而係紀事或廣告，）却違諱作「子×」，實在奇怪得很，——中國西醫創造新字，稱子宮爲「子」旁加一「宮」字，原也有同樣的奇怪。幸而現在這種怪現象似乎已經沒有了。以後或者是輪到中國身上，大家要避起這樣的諱來了罷？

英美對於這些事情的謹慎，是由于檢閱官的吩咐，

還是譯者的自動的主持呢，我全不知道，總之譯本的刪削是常有的。他們大抵簡直地跳過去，並不說一聲對不起。至于古典文學，或者因為譯者多少有點學究氣，對于原本總想忠實，所以多不逕自刪削而採用伏字的辦法。不過這個伏字法與日本的不大相同。我見過一本波加屈（Boccaccio）的十日談，有幾節沒有譯出，保留意大利原文，完全看不懂；還有一回從子威君借來貝忒洛紐思（Petronius，即你往何處去裏邊的俾東）的一卷小說，也是這樣，有兩三章簡直全體是拉丁文。秋節前領到民國十四年四月分薪之六成，跑到久違的北京飯店去，想買一本書壓壓這一節的買書賬，結果同書店的小掌櫃磋商之後，花了五塊半錢買到一冊 *Job* 古典叢書裏的達夫尼思與赫洛藹（*Daphnis and Chloee*）。這是希臘英文對譯的，卷末還附有巴耳台紐思（*Parthenius*）的戀愛小說梗概（原名關於情難）三十六篇。我原有一本對譯的達夫尼思，但是中有缺略，大約因為在現代文明紳士聽了有點不很雅馴之故罷。查新得本卷三第十四節

以下，原文是完全的，但是，——唔，英譯呢是沒有了，在那裏的乃是一行行的拉丁譯文，一眼看去倒似乎不大奇異，因為上下都是用的羅馬字。這回頗引起了起奇之心，想知道這所隱藏的到底是怎樣的話，用了一點苦工把牠查了出來，原來是說一個少婦教牧童以性交的姿勢及說明，在現代講性欲的書冊裏是絕不足奇的。多謝古典語的質素，牠的說法總是明白而不陋劣。卷三之十九，少婦呂愷尼恩對達夫尼恩說，「你記住，我現在赫洛藹之先將你做成一個男人了。」這些頗有古牧歌的風味。卷四末節敘二人人結婚云，「達夫尼思與赫洛藹其臥，互抱接吻，這一夜幾乎沒有睡覺，像貓頭鷹一樣。達夫尼思應用了呂愷尼恩所教他的事，赫洛藹也纔知道以前在樹林中所玩的只是兒童的遊戲。」這在「古典叢書」中是有英譯的，但原本在人名底下有一個字曰 *Gymnol*，係主格複數的形容詞，意云裸體，在英譯中却沒有，我的譯文裏也覺得放不進去了。這種地方或者可以看出文字之力量有高下，但不見得便能成為譯文可以

刪減或隱藏的證據罷。

## 八 關於「猥褻歌謠」

去年十月，我同疑古玄同，常惠兩位先生發起徵集猥褻的歌謠，到現在已經一年了。承「各界」諸君的好意，投稿並不很少，不到預定的期限，我們所預定的小冊子的分量已達到了；但是，六月過去了好久，這小冊子終於還未出來，實在不能不對大家道歉的。這個理由可以作三層說。第一是私人的事情，因為疑古君本年有頗長久的「天鵝絨的悲哀」，沒有心思執筆，隨後常君出京去了，我，倒還沒有別的障礙，但是這半年在危城裏却也元氣銷亡了，倘若容我「倚老賣老」說一句。第二是禮教的，第三是錢的事情。我們本來的意思，是想不賺錢也不賠錢地出版的，即有限制地印若干部，除分贈寄稿者外，悉照實費有限制地售與有閱讀資格的人。（恐怕須查驗文憑。）可是，這個年頭兒，不要說有鎗的禮教階級，便是南開大中學的老爺們也會拏一張名片送到官裏去，不打屁股也沒收全部淫詩！若是全當作非

賣品，或者可以無事，但現在實在沒有人賠得起這一筆本錢。所以今年總是沒有出版的希望了。承朋友們來信催問，不及一一答覆，特在此處報告一聲。但投稿諸君可請放心，我們並不消極，仍當看機會從速編訂出版。我們希望民國十六年可以給予我們這個喜悅。這個時候何時到來，大家不等我們的通告也會感到，雖然我們那時自當另行告知。

## 山中雜記

六

祖正

清朝起身來一完朝飯，我就走在進城去的山路上。今天是五月十日，星期日。走過了森密的山林看到山靄下稻田的色彩變了初夏時分的明亮。這個明亮與山林的蒼翠相輝映，給人一種說不出的爽快。我一頭走着，頗會那個爽快於不言中。一條從森林裏延長出來直通北門的荒靜路兩旁，滋長在水裏青蔥蔥的稻苗一直展開到極遠極遠地平邊際去又與那邊鬱盛的林木相接。有幾個

水塘的綠蘆處低迷着幾羽白鴿子樣的水鳥。一切輕籠於清晨的朝靄中。

走進北門內禮拜堂。知道我錶上的時間與李牧師家的相差太遠。我到的非常之早。李老太太照例問長問短的款待我。十點到了，隨着鐘聲與衆人的脚步，漫漫走進禮拜堂。嘹亮的琴聲響處，走進明慧女學的學生，後面有一大羣初夏盛裝了的女先生率令着。堂內照例是清新活潑的氣象，走到男子席上見到初從蘇州來到的馬士立先生。他來此地是代理將要回國去的施密特牧師的。初見面印像的他，好像比之施密特、有人格上的圓潤處。壇上先有李牧師的祈禱。長長的，懇切動人的，有時竟像在那裏涕泣哀願似的逼人心弦的祈禱。記得去年初冬之一日，那時還住在城內山上的乾元宮，初出病院的身體比此刻更軟弱，正聽那位李牧師同樣的祈禱時候，我不知怎樣的，熱的眼淚滾流到頰面上衣襟上來。今天在滿堂站立着的靜肅裏，我自己也默禱着。我默禱道但願我時時留心自己；但願我不要只在表面上受人尊敬後就

滿足；但願我的心常與外貌一樣；但願我能不忘記我內心頭時時貼念着的那個最後祈禱！其次是施密特先生的告別講經。照例是有力苗重的言辭一句句用了不甚流暢的中國地方語說出來。禮拜畢後，我在李牧師家中飯。

飯後走上李牧師住宅的樓上，到有綠紗窗戶的我先前住用過的那間房裏去倒臥一回。在沿廊的榻上橫臥着，看看隔牆虞山脚下都是初夏的軟綠世界。春時曾在此處靜靜地讀書，聽流鶯，看細細的落在新綠葉樹上的春雨——這都平化了柔軟的陳夢了。樓廊下不時有細語軟步在下面經過，每在散課後走到禮拜堂後面操場上去拍球的是明慧女先生們。又聽見她們在下面的譁笑聲了。

等到李牧師來輕敲我的門時，我在薄夢中驚醒起來的。

『我去的，請頭一頭。』

把衣裝稍事整理後，一同走下去會見方在的馬士立先生。三人同走到街上，陪他們到縣東街監獄裏去星期佈道。我知道馬士立牧師(Rev. Mosely)是個溫潤的談話者。

他說密西士馬士立也同來常熟了。幾時可到他們那邊去玩。我知道馬牧師從美國神學科畢業後又到了英國。往年曾經神往不過於英吉利最高學府的我，說就在旁邊走着，身穿上青嗶嘰頭戴美國式摺成平頂單呢帽的那個紳士是一個Oxonian。他從牛津出來後漫遊了德法諸國，一年前奉派來華。在蘇州華語學校裏認識此刻的馬士立夫人。後段的話是同走的李牧師方才中飯時告我的。

一個敗破的獄門等着我們。走進了幾個曲折，是經過了幾個木柵鐵鍊的監門。一片較大空的場上有一串串的襤褸囚人在那裏作工。一陣穢酸之氣，好像。空場那一面有一間沒有門窗戶閣的堂屋統開着。堂屋正中靠壁有一個磚砌的佛壇；壇上是一個高高的佛龕。塵污的布幔內一時也看不清供的什麼佛像。前面是幾長條長凳。我們被引導到就在那個布幔上加着『常熟基督教監理公會佈道處』一塊橫匾下面。對着一張小桌子向外站立着。先在空場上工作着的，以及堂屋兩邊木柵門內出來的，有的是自動的。有的是被邀的，有的一串串有的單腳鍊，一時

間鐵鍊聲響了一陣。我們站着的堂屋內躋滿了蓬頭垢面的一些人，有的身上是老破棉絮，有的已赤着膊。堂屋內更充逼着那鼓穢酸之氣。我心頭是沉重的是低濕的。李牧師主領，他先把新來的馬士立牧師向大眾介紹，說以後要代理施密特牧師常來佈道，然後教大家立起來閉着眼睛作禱告。李牧師叫了我的名字，請我祈禱。我倒冷不防備，馬上靜閉着眼睛斂了聲息：『感謝慈悲的天父，今天引領我們為主作工的兩位牧師和我來到這裏發見也在你主的恩護之下的這些弟兄們！主呀，願你哀憐他們，像會蒙你哀憐過的其餘的人一樣！天父呀，但願他們都能因這一次來到此地的緣故，得到衷心自己認罪的機會！只靠主的力量使他們不致受過當或是冤屈的刑罰！主呀，世上有許多許多比這些弟兄們犯得還重還厲害的罪而自己沒有醒悟悔改的機會，但願借主的大能使我們今天在此地的各位弟兄一個個都能憑着你的恩感去多多傳揚主的福音！主呀，但願這些弟兄們靈性日增，又能有抵得住苦楚的健康，使他們快到脫離此地，

永離他們罪孽的時候！主呀，但願多多的哀憐他們！一切是靠著耶穌基督十字架上流血的功勞祈求的，阿們！……」向着耀目的光亮開出眼淚來時，他們又已肅靜的坐了下去，只有我還在流著熱汗。……」

『……』李牧師為他們讀了一段聖經，是哥林多後書第七章中的一大段。我斷斷續續的默聽了去：

『……我們從前……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上帝，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不但藉着他來，也藉着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都告訴了我；我先前寫信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却不悔懊。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暫時的。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來懊悔來。你們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你看……』李牧師讀到這裏忽又用了熱力的讀：『你們依著上帝的意思憂愁，從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寶罰。在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衆人使提多心裏暢快歡喜，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李牧師讀完這段聖經後又從而揮發出一篇亢爽嚴直，句句逼人心門的說教演辭。眼看下面蓬頭垢面的人們中有的是切迫的神情，有的銳利着陰慘的目光在那裏靜默着，（我最注意一個滿腮短鬚的老人臉貌。）有的是平淡的臉容，有的一不留心就把注視我們的眼光向到旁處或是屋外廣場上去

李牧師之與我真像有緣似的，（比我大不了二三歲罷。）一見面就覺得談得來。因為一二月的同居，好幾次的深談，短短的交情中平時含着不少諷刺的分子。可是像今天在監獄裏的那種滿灌全人格於說教演講的時候，我終是默默的對他只有尊敬。

從監獄裏走出來，說密西士馬士律等着呢，那位馬士立牧師先告別回去了。我與李牧師到西街去找林太太，預備謝謝她為我裁了衣料。山裏出來，自想去看看林太太，因為我感到有些地方，她老人家真對我好。我真何幸又得她，那麼對我當心與畫算。我又看出她待李

牧師那又是一種出心出力的。我雖沒有見到林太太的大女兒，可是見到如此的待李牧師，從而不能不生出一個大大的疑問：爲什麼每同李牧師談到他自己的事時，語氣裏總帶着灰色的消沉？說已立了信誓的林小姐自從去秋設辭出去求學後，鴻飛冥冥，近來書信也已稀疎了。平時待人和氣而又熱心的李老太太只要和我談到這件事上，每每帶着憤恨或是冷刺。平常交際之間，李老太太與林太太之間終有些不圓潤處，其原因所在我知道是遠在客邊漂浪着的一個沉悶女孩兒的一顆細小的心的。

林太太說已外出了。我們自己走過廂房裏去坐下，喝了點茶，望望壁上掛着幾張都是學生裝束，是我不認識的人們的相片。一脚家庭用的鋼琴，看得塵封已久了。庭前一顆紫玉蘭快已憔悴。還有許多未開的花草，說不定是誰人手栽的。我們從林家出來回到李家。時候不早了，我又從李家告別出來走向山裏去。莫名其妙的心裏又來了填不滿的空虛！一頭走着林路回來，心裏想道：我要怎樣才好。宗教空氣裏（我不說是生活裏）再找不到安住所，那我可無處立足的了！

「在孤獨裏的人們，可以灼見明悟到許多東西。」

「在孤獨者現在就是過去，又就是未來。」

「孤獨者也並不是沒有過去與未來。而最深刻最長久的還是現在。沒有了過去，那人生是多麼寂寞呀；沒有了未來，那人生是多麼焦燥呀！」

「孤獨者惟其有了最深刻最長久的現在，所以常有現在以外好幾倍的寂寞，好幾倍的焦燥。」

「在孤獨裏的人們要灼見要明悟些東西，他最先要修得一個力，一個抵耐得住孤獨裏的寂寞與焦燥的那個力。」

這是訪問了對面山上塔院裏徑西和尚的那晚，燈下寫在枕旁片紙上的幾句感想，今晚找見了，轉錄於此罷。

## 小品

### 十四 禮與俗

江紹原

問禮俗——這是個多惹人注目的名字！

想從漢學堂叢書裏面去讀它而不果，我於是改找金

谿人王謨（仁甫）輯的漢魏遺書鈔。結果很使我失望：這部名字好聽的書，不幸已失傳了。錄王氏序目於下：  
隋志董勛問禮俗十卷 唐志同

因學紀聞曰：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天官宰以八則治都鄙，其六曰以禮俗馭其民）。呂徽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需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以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論之「禮俗」。  
謨案：荆楚歲時記引「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烟火，桃神，絞索，松柏，殺鷄著門戶，逐疫，禮也。」此是言風俗，而董氏以爲「禮」，則其名書之義，誠有如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亦不必分士庶也。今並鈔出：荆楚歲時記一條；歲華紀麗二條；史記索隱一條；初學記一條；御覽六條；通典一條；匡謬正俗一條。

研究者應該把禮俗的界限打破，是我們近來的主張。故董呂二公之言，可說是爲我們張目。古俗有一部

分見於著錄，因而得了古禮的美稱，成爲後人們嘆賞，保存的對象，然沒有這樣幸運，久已夫湮沒無聞的古俗，正不知有凡幾，雖則這一部分古俗中應又有一部分至今尙以或種形式流傳於民衆間。故不但古禮與古俗不可分爲兩事，即古禮俗與今禮俗，亦不應認爲了不相干的兩個研究區域。

董呂二公的卓識，我們在這裏敬表紀念。

### 十五「名禮」

「名禮」一詞，可以成立；從前有沒有人用過，是不成問題的。

研究先民有多少種名，每種名是他們一生中在何時得到和怎樣得到的，以及命名時所守的禁忌和所遵的義理爲何——這些若總稱爲「古代名禮的研究」，亦極便利。

我們曩述古冠禮，會於文中雜引大小戴左傳及他書，爲名禮研究發凡。今日又見白虎通義「姓名」章，亦有些有關的材料。

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於祖廟者，

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于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于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關於命名的地點，顯然有兩說：一云祖廟，（與冠時的「字」同）；一云燕寢即可，因「名」不過是幼小卑賤之稱，（非「字」之比也）。白虎通義引了來證第一說之禮服傳，「今無此文，蓋逸禮也」（陳立疏）。

第二，白虎通義云，君之子既名，則以之告于祖禰，山川，社稷，四境。然它所引「告于四境」和「告山川，社稷，四境」之文，均不見於今本內則。又今本曾子問只載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則祝史奉太宰命以名徧告「五祀山川」，不云君在位時世子生三月，亦須以

名告于祖禰。告于四境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云云，我殊不得其解。

我曾有「冠而字之，隱其名也歟」之提議。意云本名常被呼喚，未免利少害多，坐是之故，長者負責另予幼者以「字」，以備一般人稱呼。這個提議如其不錯，那麼古人的「名」與「字」必相去甚遠，使旁人決不能從「字」猜到他的「名」。奈何白虎通義云：

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陳立疏曰：禮疏引盧氏禮注云，古者名字相配，是旁其名爲之字也。子貢當作子贛。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說文貝部，「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作「贛」。論語作「貢」，唯樂記一篇稱「子贛」，解與論語同。……其說本于臧氏琳經義雜記。）

我們至今猶受名字相配說的支配。例如我本名紹源，字澄甫。後因避諱改名紹原，字亦變爲誠甫。楊振聲，字金甫，是個更恰當的例（成語：「金聲玉振」）。

不過是：諸君如必要用名字相配之一成說，來推倒我的字以隱名之假定，應請先說明「名字相配」之原則是與既名復字之習俗同樣或幾乎同樣的「古」。這事似不易辦到。我們還是譚漢口漢陽在誰手裏的問題吧。

我們的疑古玄同先生，主張（並實行）廢姓。我說，姓而可廢，「字」尤不宜存。隱「名」以保身的必要，我們大多數人似已不覺得有。萬惡的軍閥官僚們中，更有幾個真怕旁人指名詛咒的。

世人「名」復「字」，自他都費事。寫信與請帖，尤其記不起。「張效帥」是誰，我至今不曉。屢次想問人，又怕旁人笑。我見胡石青，分明有三次。我喝涼開水，他講考試制。他同我譚天，說他種過地。後來作中原，公司的「會計」。其實「總經理」，押韻的關係。其後又遊歷，出版過遊記。現在尚讀書，遂彼生平志。晨報我常看，知他愛演說。華語與法大，政治的哲學。（學字豫音）近來看晨報，知有胡汝麟，榮任教次長，走進麒麟門。這位胡先生，是個什麼人，心裏真納悶，欲問不敢問。昨見周豈威，同他譚起了。「胡汝麟是

名，胡石青是號」。說完微微笑，笑我不知道。我聽完這話，嚇了一大跳。想像一青年，帶着些炸彈。要炸死趙玉，因他是狗官。半月沒得手，花街柳巷走。鹽城趙白堅，投機結為友。某夕吃醉酒，堅白與青年。堅白開口問，你有何貴幹。「我為趙玉來，炸那忘八蛋。」「你是共產黨，趕緊抓，抓，抓」。豔琴房裏審，法官拍掉罵：「該死的東西，敢來擾京華！趙玉巡閱使，堅白是德號。天佑我中華，你自入網套。不打你共產，老子打你笨：「名」「字」辨不清，還想大事任！來來給我打，打五百軍棍。打完這蠢貨，拖到天橋去！」

## 東抄西襲之八

（八）西遊補

董茗雨的「西遊補」，現在已經校點完畢了付印了。他是明朝的遺老；他這部書，一半是志在復明，只因處於他那個「年頭兒」，「一不留心，非但要砍腦袋，而且要滅九族，甚而至於死了也要戮屍，所以有話不能直說，只得借着「西遊記」中的孫行者，寫出一篇離奇神怪的

大文章來，把他的牢騷孤憤，稍稍發洩；又一半是他看了明朝末年的一般沒腦筋，沒氣性的讀書人，心中也着實氣悶，所以書中把這些寶貝，淋漓盡致的描摹，結結實實的教訓。「小說林」第二期中有署名「蠻」字者所作「小說小話」，中有一節，論此書頗有中肯處（雖也有些太穿鑿的地方），爲轉錄於此。

董茗雨「西遊補」一書，點竄楞巖，出入三易，其理想如逍遙齊物，其詞藻如天問大招，身丁陸沉之禍，不得已遁爲詭誕，借孫悟空以自寫其生平之歷史，雲譎波詭，自成一子；紬其宗旨，與木皮居士「鼓詞」，「藥庵和尚」擊筑餘音，「（即「萬古愁」或謂歸元恭作，或謂王思任作。余曾見國初人抄本，則確出藥庵手。）異曲同工，而於「西遊」原書，固毫無關涉也。其係於三調芭蕉扇後者，以火燄山寓朱明焉，俗稱本朝爲清唐國，故曰新唐世界。大禹之戮防風，始皇之逐匈奴，皆爲漢種摧伏異族之代表，故欲向之乞驅山鐸及治妖斬魔秘訣，以遂廓清之志。由松溺於聲色，唐桂二藩皆制於豔妻，故託西楚霸王以隱諷之。綠珠請客，而有西施在

座，譏當時號爲西山餓夫洛邑頑民者，不免與興朝佐命往還也。西施兩個丈夫之招詞，其卽洪遼陽之兩朝行狀乎。天門不開，靈霄寶殿被人偷去，而在未來世界中，殺却百秦檜，請得一武穆，而天門大開，寶殿再造，蓋不勝恢復之將來希望也。萬鏡樓指明代學者之門戶。天字第一號爲時文世界，從頭風世界分出，不錯亂其腦機，不能爲時文，不能養成一班無眼耳鼻舌心肺血氣之人才也。第二號乃爲古人世界，卽在頭風世界隔壁，蓋當時積習，舍時文而從事古學者，亦近於腦病也。且古入世界隔一未來世界，卽是懵懂世界，彼敵敵然以繼往開來自負者，其不懵懂也幾希。祖龍之雄才大略，猶且不免，況若輩一孔之儒乎。玉門伏道，沉沉無底，窮老盡默鑽研故紙，而妄冀身後之名，其現象亦復如是，安得無人世界中人一爲之指迷哉。愁峯頂上抖毫毛，蓋謂積愁如山，雖化千百萬億身，一一身出一一舌，而不可說不能說也。紅線傷平日虛名之累，翠繩指與朝文網之密。一恃其自救，一望其自斃，無可解脫中之解脫法也。新古人有內外兩父，卽指兩朝領袖馬首巢由一輩人

物。波羅密王出身火焰山，雖事涉曖昧，（家父家母家伯一段隱指入漢軍籍），不可謂非炎漢朱明之末裔，而忍於敵視其所生，躬戮其同種，此平西平南諸名王所挾以自豪，而又非新古人之僅認兩父者所能望其項背者也。遂令八部旗翻，盡掩天下之日，赤幟長偃（五色旗中獨無赤旗），無復故國之遺。際此雖有三頭六臂大開天宮之法身，亦無可措手，不得不遁入空門，覓我本師，而聽虛空主人之解嘲矣。（此書國初僅有傳抄本。初刻於申報館，近日翻印者，有病禪跋語，多與鄙意暗合。雨窗無事，偶與友人論及，覺其一字一意，皆無泛設，病禪唯發照其大要耳。就所記憶，拉雜徵引數條，以資談柄。若悉數舉之，累白紙不能盡也。）

少時曾評此書，十五不復記憶，就他人撫錄者，更附數則，與前條互證：

『牡丹紅，鯖魚吐氣』——牡丹寓富貴。屈身異類，不過爲富貴耳。一班變童弱女，直得一棒打殺。

『牡丹不紅，徒弟心紅』——紅，朱氏也。知有富貴，則忘朱氏矣。心乎朱氏者，獨大聖耳。

『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對異種言。

『一身還有一乾坤。』——勉同種努力恢復也。

『敢與世間開眇眼。』——開眇眼，復明也。

『肯把江山別立根。』——立根，立主也。

『惟大唐正統皇帝。』——與大唐新天子針對。

『日麗鳳凰城。』——鳳凰城，在遼地。

伯欽道：如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伯欽孝子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伯欽所以不認別人世界，此語惜不令向別人世界尋外父之新古人聞之。

『女媧不遇，神禹不見。』——可見矯揉造作之古人世界中，只有結賓客媚妻子之人，而補天平水者，無處可覓也。

『三個師父。』——皆指石齋。第一個師父師石齋之學，第二個師父師石齋之道，第三個師父師石齋之忠義。（以岳武穆比石齋，本周宜興對莊烈帝語）所謂三位一體也。三個師父正與兩個丈夫兩個父親針對。

『新居士名新在』——新在，在新也。新指愛新。薇

厥精光，夷齊下山而居士新矣，住不穩古人世界而入懷  
懂世界矣。

『東邊不收，西邊不管。』——恰好入貳臣傳。

『一池綠水。』——綠水，青水也。心乎紅者，綠水  
不能陷，而朱闌縛之。

『一個師長聚幾學徒，正講着一句「範圍天地而不  
過」』——以石齋易學授淵源結全篇。

附龍尾曰：蒙叟『吾炙集』載太倉黃翼子羽『三月十  
九日感事一絕』云：『腐儒兩度滯京華，日落園林慘  
暮笳，一似東風能解意，韋祠不放牡丹花。』與牡丹  
紅一段同一寄興。

## 上海通信

小峯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塗中什麼事  
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却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  
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  
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

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  
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驚  
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  
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  
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却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  
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  
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  
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  
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  
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  
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鎗，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  
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  
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唸唸書，  
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  
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  
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

的週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却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牠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着鎗。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羣。其中的一個說要看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纔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羣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在的「有鎗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

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鎗階級」的善道「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纔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纔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纔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噙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于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于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纔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里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

八月三十日，上海。

## 關於茶花女譯本的校勘

徐場本

半農先生：

拜讀先生的譯本「茶花女劇本」，對於全本是極端表示欽佩的，但是有三項印刷上的錯誤，我覺得實在是錯的太可惜了。爲什麼呢？因爲這是一本有名的劇本，更是一本有名的譯本，不幸有了這幾個小玷，當然是很不合式的。至於我所指出來應當改正的地方，有沒有錯處，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假若有的話，請你指正於我，我決不會不承受的，我也更不會只知道自己的意思是對的，別人的都是不對的。

現在把我所看出的幾項寫在下面：

第一幕，第六場裏面「馬格哩脫」不，不。」依照我思意或者是上下文看來應改「法維爾」不，不。」不然，爲什麼底下畢戈唐又轉向馬格哩脫說話？

譯本裏面表明男性的用的是「他」字，女性的用的

是「她」字；可是有好幾個地方，把「她」字都印成「他」字了；第一幕，第三場，第五頁裏面最末了一行「因此他要娶他」應改作「因此他要娶她」，她是代表尼希脫的；第二幕，第十三場，一百十九頁，四，五，六三行的三個「他們」應作「她們」，因爲是指柏唱唐司一類的人的；第三幕，第四場，一百五十五頁第五行「他也愛了一個男人」應改作「她也愛了一個男人」；和第四幕，第一場，一百九十八頁第七行「是他在外國的時候相識起來的」應作「是她在外國的時候相識起來的。」

第一幕，第七場，第七行柏唱唐司應改作柏唱唐司，和第八場裏第六行「聶戈唐」應改作「聖戈唐」，第四幕，第七場，二百三十三頁第五行「你們也知道我做的事麼」應該用問號，「我」字下應該用逗點；那本上恰巧把她印倒了！關乎這三處地方想必是印書的時候印錯的，我在這裏不過是順便的帶一句罷了！

我今天寫這篇東西給你，並不是我有意和你老人家挑錯，實在是爲的這本有名的劇本，更是爲的這本有名

的譯本，我才來高興的說幾句我想說的話；要不然，在這樣的熱天，休息休息，涼快涼快，豈不好嗎？何必要多此一舉咧？至於說什麼「班門弄斧」，在下豈敢！

你能把這篇東西登出來，那更好；最好是請你在後面寫一點話回我，先生以為如何？

徐瑒本敬上

一九二六，八，十四早

瑒本先生；

承你這樣仔細的替我作一番校勘的工夫，我非常感激。你所指出的，大都是對的，可也有幾處是揣測錯了。（一）第一幕第六場的「（馬格哩脫）不，不。」並不錯。聖戈唐向法維爾問話，馬格哩脫不<sup>等他自己回答</sup>，便搶出來替他回答，正可以見出她對於法維爾討厭到一百二十分。聖戈唐見她搭上來說話，接上去就問她好不好，也是極合情理的。（二）二幕十三場一百十九頁四五六三行的三個「他們，」可以不必改作「她們，」因為前文說：「我

們也有些朋友，有如柏啗唐司這樣一類的人，」這裏面「朋友」是正位名詞，「柏啗唐司」只是一個偏位的例。雖然「柏啗唐司」這一個例是女人，而「朋友」一總名之內所包含的，却不必盡是女人，儘可以有得男人。法文中集合名詞之不能強分男女者，照例作為陽性，所以原文「朋友」不作「amie」而作「amier」。但是這種地方，法國人自己也不免弄錯。如後文說「他們舒舒服服坐在車子裏」，原文用「elles」而不用「ils」，和前面的「amies」陰陽不當，講文法的老師也儘可以拉出小仲馬來打手心——所以這幾個「他們，」改作「她們」也好，不改也好，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三）四幕七場二百三十三頁五行的「我」字不錯。誠然，這一個字是屬上句也可以通，屬下句也可以通，但語氣是大不相同的：屬上句的時候，語氣可以比屬下句的時候強得多倍，我們只消摹擬一下就可以知道。其餘所指，都是對的，到三版時當遵命改正，因為再版已快要完竣，來不及更改了，劉復。九月十二。